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三十五回 季子章轉戰三關 燕夢卿重驚舊兆

全憑慧劍斷三屍，悟徹塵緣不作癡。事到頭來渾是夢，炎涼空白費爭持。

卻說耿朗、季狸二月初十日前赴天津，至二月底，各處兵馬都到，教演月餘，已是孟夏四月。孟徵祭纛興兵，馬步同行，水陸並進。來至兩儀山口，守口賊將，乃冥光國頭目百流放，防範甚緊，急切攻打不下。前部成國公用鄧艾過陰平之計，令季狸率敢死士連夜攀藤附葛，懸索裹氈，繞出賊寨之後。五更時分，聽得山外炮響，發一聲喊，從內殺出。賊人正不知有多少軍馬。外邊攻山口弁兵一鼓齊上，百流放背腹受敵，不戰自亂，早失了山口，百流放被常勝射死。孟徵進山，令都尉胡興守住山口，接應富有運糧餉。各營兵將，殺向大淵關而來。守關賊將衝龍玉，乃冥光國頭目，堅壁不出，相持經旬。季狸秘密告知朱仲，號令軍中不許拆壞城外房屋，斲燒城外林木。凡賊眾有出城樵柴汲水者，概不攔阻。如營中有搜得婦女牛馬者，俱送至城下，聽其認取。如是者數十日，朱仲督兵攻城，忽地城頭火起，喊聲大振，無數民兵，手執降旗，奪門混殺。外邊朱仲督兵進城，在甕城間恰好與衝龍玉撞在一處。但見降兵隊內，一人翻身殺回，將衝龍玉一劍搥死。眾視之，乃季狸也，遂奪了大淵關。孟徵息馬留主事陰杰、指揮吳蒙把守。又往絳宮關進發。這關守將乃朱陵國總目婁君明，聞得朱仲兵到，自以為以逸待勞，即刻領兵迎敵。兩下相遇，不分主客，一齊混戰。守備克讓深入賊陣，不防被婁君明一流星錘打於馬下。朱仲大怒，麾左右翼殺入。賊兵倒退，婁君明且戰且走。黃昏左側，來至關外。才待進城，猛然一聲火炮，季狸從城濠邊殺來。

婁君明繞城而走，郭汾陽箭到，婁君明落馬，眾兵擒住，拿赴城下。招降了城內餘寇，孟徵大隊入城。息了一夜，次日留參謀海晏，偏將康寧把守。又往前進，不數日到了地戶關。這座關口十分險峻，守將黃羅國頭目黃庭，多方預備，以此連攻不克。時方五月，薰風蒸鐵甲，烈日炙征衣。孟徵鼓勵將士，一面令學士賀嘉撰寫檄文，招諭城內戶口。一面分撥鄧希禹、郭汾陽等，分隊攻城。一連又是數次，攻打不下。孟徵聚眾密議，季狸道：「前者大淵關賊將雖智，而人心不齊，故未失守。絳宮關人心雖一，而守將無謀，故乘破竹之勢，一鼓可下。今此地戶關地險城高，兵將合力，且當暑雨，彼逸我勞，故難取勝。然此關實賊人要害，若能得此，則進可以戰，退可以守。總不能遽斬三彭，亦不致失天朝威望。倘遲延時日，三彭添兵助守；黃庭又生別計，則勝負未可知也。越、鄂兩國公水軍想已渡出遼海，元帥遂令二國公在海洋依山結寨，一則塞三彭來路，一則斷黃庭去逕。則地戶關人心必虛，我可乘虛而入矣。」孟徵依允，密令耿朗往會胡繼虞、馮志寧，克期結寨。又復號令軍中有能首登賊城者，官則超升，賞銀千兩。兵則擢用，賞銀五百。一時各營各哨人馬歡騰，弁兵用命。

這一晚乃六月六日，夜雨大作，雷電交加。季狸等豎起雲梯，手執蠻牌，飛身登城。城上知覺，一連接棍，將季狸的蠻牌格落，棍梢壓打左肩。季狸接著棍頭，乘勢翻上女牆，一劍將那人砍倒，一連又戳翻幾個。後面鄧希禹等接應，魚貫而上。

鄧希禹身被數創，勇氣愈加，喊聲大舉，城頭大亂。比及黃庭來救，門已大開。朱仲督兵進城，兩下拼命抵敵，直至天明，兩鬢日出。黃庭要出海口，被馮志寧一軍阻住，後面又為鄧希禹所迫，不得已拔劍自殺，餘眾盡降。孟徵查點，這一陣傷了戰將十數員，兵丁五百餘名，成國公朱仲亦死於亂軍中。令賀嘉速寫表文，將攻得三關，朱仲陣亡及保薦季狸、耿朗之處，申奏朝廷。又命耿朗親會胡志寧、胡繼虞，重整船隻，以便入洋。派給事楊休，參將常順，把守地戶關，留建平伯高品總鎮海口，提調三關，接濟軍需。其餘將士，俱上船進攻海島。這個捷音傳入京中，無人不知，是時朝命已下，季狸加升副總兵，即補授朱仲前部之職。耿朗加升郎中，授為行軍參議。

卻說康夫人家，一則耿朗加官，二則夢卿得子，真是大小歡心，內外如意。這日晚間，愛娘綰了一個清水髻，簪了幾朵茉莉花，又用團扇托了幾朵來給夢卿。見夢卿坐在芭蕉窗內，便說道：「坐蓍以來，尚未滿月，如何就這樣貪涼？」夢卿道：「今日天氣覺熱，心內有些悶悶，故在此少坐片時。」愛娘因笑道：「後生家不知好歹，初產後便不依人的調養，難道忘了，『不聽老人言，驕惶在眼前』的話了麼？」正說著鼎兒、養氏送了粥來，愛娘同夢卿齊吃。鼎兒道：「此粥是大娘看著煮的，三娘嚐嚐可還用得否？」愛娘又笑道：「清淡東西，正好調養產後的人。我是先學著吃些，省得將來不慣。」眾人聽了，亦一齊好笑。點燈後，雲屏過來打發夢卿睡下，看著包好，耿順囑咐過奶娘，方才散去。二更後芭蕉外月色穿窗，牀第間花香入夢。夢卿夢至一處，真是山明月秀，土軟沙綿。沿山一帶，茂林凌雲蔽日，好似座疊翠屏風。

繞過樹林，見一塊燕石，石邊一叢蘭花，蜂衙不擾，蝶夢方酣，湛露常凝，卿雲時護。石後種滿萱草，芳馥堪聞，婀娜可愛。沐赤鬆子之沾濡，勝十八娘之瀟灑。其餘閒地，都是些荏苒柔茅，含煙帶露，雖亦有香，而蟻子蛇兒又覺可厭。水內一派浮萍，忽東忽西，行散行聚，輕似彩霞，爛如雲錦。夢卿坐在石上，但見那樹林枝枝挺秀，葉葉生輝，賡喬異勢，葛雅千條，不亢不隨，堂堂正正。那一叢蘭花，披風綠葉，長細而不柔。含露紫葩，清華而不豔。端莊幽靜，世外仙姿。那一派萱草，居九般之仙品，夏首即芳。開六出之奇容，秋深不落。

豈但忘憂，且能解毒。那些柔茅，縱橫滿地，披拂連天，細蕊呈嬌，似同萱草爭雄。微香矜異，如向蘭花比美。那水內浮萍，團團碎碎，正正斜斜，隨波流而上下。疏疏密密，止止行行，傍堤岸以徘徊。坐了多時，忽地山頭放出一片白雲，飛入碧落。霎時間鋪滿長空，雨隨風至，勢若盆傾。煙迷霧障，樹林如晦。河水暴漲，泛上岸來。

那地上柔茅，隨水亦長，轉眼有二尺多高。那河內浮萍，飄飄蕩蕩，直至石下，把石邊的蘭花淹得東倒西歪。回頭看石後萱草，雖未被水淹，但途路遼遠，一時認不出歸路。正在驚疑，忽喇一聲響，如地裂天崩，一切樹木蘭花萱草柔茅浮萍等，化為烏有，卻變作一塊平田，春耕之後，青畦綠畝，歷歷分明。不覺嚇了一身汗，醒來時曉風欲起，殘月將垂，已是五更天氣。

夢卿撫枕自思，此夢恰與洪熙年間十二月內作的相同，大非吉兆。想了多時，恍然悟道：「是了，那樹木分明是大娘真形，那萱草分明是三娘小照，那柔茅浮萍，分明是四娘五娘現身，那蘭花分明是我的結果。一聲響後，萬樣皆空，可見人生世上，壽夭窮通，終歸烏有，又何必苦相爭執哉！想至此間，頓覺身如槁木，心似死灰。長吁一聲，愴然淚下。多時，晨雞催曙，曉禽鬥風，大崎山又透出一輪紅日。夢卿梳妝已畢，倚枕而坐。

汀煙送朝報來看，上面備敘季狸、耿朗戰功，愛娘亦走來同看。夢卿使告知夢中事體，及前後兩夢，符兆相同及醒後的感悟。正說著，香兒、彩雲談笑而至，一齊說道：「數日未見二娘，反覺得光豔了好些。」愛娘道：「勞瘁人如何看得面貌？」香兒道：心寬體胖，二娘此生已得靠山，不似我等如風中蒿草，水上浮萍。」愛娘笑道：「條帚般大的孩兒，亦說在話下。若再大些時，莫不要頂上天去。」彩雲道：「今年歲次辛亥，是屬豬的。前者二娘未坐蓍之先，我夢在九畹軒前，見一個大白暉豬，與一隻白虎相鬥。虎反敗走，「想是應在順哥身上。」愛娘道：「適才二娘說夢，如今五娘又說夢，可見都是夢中人，會了面便俱說些夢話，則順哥不妨改作夢哥了。」香兒道：「不好。順者，取一順百順之意。若改作夢字，豈不與鏡中花水中月相似？」愛娘道：「不然。母親名夢卿，兒子便名夢哥，索性夢了去，或者還得夢中滋味，比那分明在夢中強裝作醒著的人，豈不勝似幾分！況且夢字亦是個好字面，大娘便改作夢屏，我便改作夢娘；四娘、五娘便改作夢兒、夢雲，又有何不可？」香兒聽罷，看著春畹說道：「果如此說，他便是作春夢的人了。」

眾人亦齊好笑。這一來有分教：光明拳打破五蘊之皆空，智慧刀斬除三屍以盡去。